

# 艺术之约

*a Vinci*

## 达·芬奇

*Da Vinci*



只有一个达·芬奇走在时代之前，他是包罗万象、精湛无比的天才，永不满足的孤独探险家；他思索的触角远远超越了他的时代，有的竟然能够和我们的时代会合。

——  
丹纳

黄芯蕊  
音渭  
编著

# 艺术之约

*Da Vinci*

达·芬奇

黄芯蕊  
音渭  
编著

山西出版

山西教育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达·芬奇 / 音渭, 林锜主编; 黄蕊蕊, 音渭编著. -- 太原: 山西教育出版社, 2015.9

(艺术之约)

ISBN 978-7-5440-5697-7

I. ①达… II. ①音… ②林… ③黄… III. ①达·芬奇(1452-1519) - 传记 IV. ①K835.465.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54113号

### 艺术之约·达·芬奇

(YISHU ZHI YUE DAFENQI)

音渭、林锜 主编 黄蕊蕊、音渭 编著

出品人 雷俊林

策划人 孙轶 魏雪萍

责任编辑 任苑

装帧设计 王春声

---

出版发行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山西教育出版社

(地址: 太原市水西门街馒头巷7号 电话: 0351-4729801 邮编: 030002)

印 装 山西臣功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 本 889×1194 1/32

印 张 7.125

字 数 110千字

版 次 2015年9月第1版 2015年9月山西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0-5697-7

定 价 31.90元

---

# 来赴一场艺术之约

(代序)

绘画是人类天生的艺术。人们从孩提时代，便懂得用简单的线条勾勒眼中的世界。

好花不长开，好景不长在，有人却能用画笔将一刹那定格成永恒；平凡的事，平凡的物，有人却能带人们发现它的美好，赋予其新的生命；有形的景，无形的情，有人却能将情感挥洒成动人心魄的色彩，唤起深深的共鸣。

这样的作品，这样的人，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它们永恒地铭刻在人类文明史上，深植入我们的头脑，构成我们基本的常识。这套书，便是一封跨越世纪的邀请函，翻开它，来赴一场艺术之约。

它讲的是美术家的人生，同时用人生的河流串起每

一处绝妙的风景，也就是他们的作品。他们的生命从哪里开始，他们有怎样的家庭、怎样的童年、怎样的爱情、怎样的病痛，又怎样成长、怎样探索、怎样谋生，那些伟大的作品又是在什么情况下诞生……你会在这里一一找到答案。

他们其实不是艺术圣坛上那一张张用来膜拜的画像，而是跟我们每个人一样，有血有肉，有哀有乐。米勒有一个温暖快乐的童年；雷诺阿生了一个成为 20 世纪著名导演的儿子；高更最先是一位从事金融业、收入丰厚的绘画“票友”；梵高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年才卖出一幅画；毕加索情人无数，80 岁时还迎娶了 35 岁的妻子；蒙克一生在亲人去世、病痛、烟酒、精神癫狂中度过，却活到 81 岁高龄……每一幅经典画作，不再是展览墙上的木框，而是与鲜活的生命相联系。你从未如此真切地感受那些线条与色彩是由怎样的双手来勾勒。

当这许多位美术家汇集到一起，又串起了一部美术史，他们是美术史的链条上最璀璨的珍珠。每一本书都不是孤立的，而是互相呼应，他们是自己的传主，同时又是其他传主的背景。有时，几位名家同时出现或前后承接，你会发现他们在时间和空间上竟如此相近。你仿佛徜徉在巴黎的卢浮宫，漫步在枫丹白露森林，沉浸在浓厚的艺术氛围中。你看到他们在塞纳河畔背着画夹写

生，在学院的画室研究着比例与笔法，在街角烟雾缭绕的酒馆进行着思想的争鸣，在为参加各种沙龙而忙着选画、贴标签、装箱、布展……

你的美术素养不再停留在知道几幅画作、几个名字上，你与艺术的联系更加紧密。你会在一场美术展览中关注画作的派别和技巧，你会在子女接受美术教育时找出最经典的画作，你会在某个地方旅行时说出哪位艺术家曾与你走过同一段路。

更重要的——你会更加深刻地感受到艺术的美好。面对安格尔的《泉》，你是否为少女洁白自然的胴体而赞叹？面对米勒的《晚钟》，你是否为农民的虔诚、宁静、纯洁而感动？面对雷诺阿的《煎饼磨坊的舞会》，你是否听到阳光在树叶的空隙中欢跃喧闹？面对梵高的《向日葵》，你的双眼是否被那火焰般的明亮点燃？

林 锴

2015年6月于北京

# 目 录

## 第 1 章 童年的苦与乐 / 001

“公证人之家”的私生子 / 001

孤独的童年 / 005

科学与艺术启蒙 / 011

## 第 2 章 在佛罗伦萨的十六年 / 014

天才的学徒 / 014

父与子 / 030

独立门户 / 039

美第奇家族 / 050

## 第 3 章 在米兰的十八年 / 058

军事工程师、建筑师和解剖学家 / 058

瘟疫中的巨作 / 072

卢多维科的宫殿 / 081

未完成的雕塑 / 091

《最后的晚餐》 / 103

## 第 4 章 重回佛罗伦萨 / 118

巨人不倒 / 118

巨人间的友谊 / 131

蒙娜丽莎的微笑 / 141

巨人的较量 / 153

## 第 5 章 重回米兰 / 167

佛罗伦萨和米兰的“较量” / 167

叔叔的遗嘱 / 172

真正的解剖学家 / 181

## 第 6 章 最后的岁月 / 189

在罗马老去 / 189

法国庄园的最后岁月 / 201

## 附 录

达·芬奇年谱 / 212

参考文献 / 215

## 第 1 章：童年的苦与乐

### “公证人之家”的私生子

芬奇镇坐落在阿尔巴诺山脉的山脊之上，世代的农耕生活造就了它惬意的欧洲田园风光——河水潺潺流过，森林葳蕤，恬静的葡萄园，质朴的房舍烘托着尖顶的教堂，祥和宁静，仿若世外桃源。诗人伊丽莎白·班内特·布朗宁夫人就曾经赞颂道：“这里的空气似乎能穿透你的心扉。”但作为佛罗伦萨共和国的边远居民点，芬奇镇难逃华丽雍容之风的侵袭，镇上的人萌生和践行着到佛罗伦萨去的梦想。

达·芬奇家族就是这样一个城市和乡村、奔放和内敛相伴相生的家族，有人在佛罗伦萨闯荡着公证人的道路，有人在芬奇镇悠然隐居。

自13世纪起，芬奇家族就在芬奇镇定居了，14世纪中叶，这个家族便以芬奇镇的地名为姓。在14世纪的意大利，随着商业的蓬勃发展，负责起草合同、见证交易的公证人职业日益重要。在佛罗伦萨，公证人行会甚至成为七个主要行会中最受尊重的一个。达·芬奇家族就是一个公证人之家，最早有历史记载的成为公证人的家族成员是塞尔·米凯蒂，他的儿子塞尔·圭多继承了父业。而最辉煌的公证人莫过于圭多的儿子塞尔·皮耶罗，在他做公证人的第二年，他成为了萨索费拉托法庭上的佛罗伦萨公使，后来又成为佛罗伦萨共和国执政团的公证人。毋庸置疑，达·芬奇家族发展到了一个顶峰，虽然远不及后来的列奥纳多·达·芬奇为家族带来的荣耀。芬奇镇成为了记忆中的小小故乡，偶尔用来避暑和休憩，佛罗伦萨才是他们的生活所在。

但是，就在这时，达·芬奇家族中内敛和逍遥的一面开始反败为胜，皮耶罗唯一的儿子——安东尼奥走了和父亲完全相反的路，他在芬奇镇定居，在农户的房子里玩西洋双陆棋，记录家族里每一个孩子的出生和洗礼，成为了

一位乡村绅士。但是，他娶了一位公证人的女儿——卢西亚。他们的大儿子不仅继承了祖父的名字皮耶罗，也继承了祖父血液里奋斗的激情。1466年，小皮耶罗离开了芬奇镇，在佛罗伦萨开始了他有声有色的公证人事业，并娶了佛罗伦萨一位富有的公证人的女儿——年仅16岁的阿尔比拉。

与大儿子的野心勃勃和理智克制不同，安东尼奥的小儿子弗朗西斯科更多地继承了父亲与世无争和沉默内敛的气质，他和父亲一起在芬奇镇照看家族农场和葡萄园，他曾经写道：“我在乡下，不想找工作。”

于是，就是在这个徘徊于佛罗伦萨和芬奇镇、野心勃勃和与世无争、激情奋斗和安然隐居之间的达·芬奇家族中，列奥纳多·迪·塞尔·皮耶罗·达·芬奇诞生了，他是小皮耶罗的私生子。

1452年的春天，芬奇镇沐浴在明媚的春光之中，年暮的安东尼奥在笔记本上这样写道：“1452年4月15日，星期六，夜间第三个小时，我有了一个孙子，我儿子塞尔·皮耶罗的儿子，名为列奥纳多。”按照惯例，列奥纳多在出生的第二天便在芬奇镇牧区圣十字教堂进行了洗礼，洗礼用的那个粗糙的石制洗礼盆直至今日都安静地躺在那里，承载着历史的骄傲。尽管达·芬奇是个私生子，但是他的

出生却受到了家族的极大欢迎，据说当时至少有十名教父母出席了洗礼，而当时芬奇镇的普通洗礼一般都是两位或四位教父母。

一般认为，达·芬奇是爱情的结晶，他的母亲——卡泰丽娜，是地位低下的乡下女或女仆。对于达·芬奇家族而言，一个没有土地和社会地位的女人是不可能和一位显赫的公证人成婚的，于是，在母亲的孤独和忧伤中，列奥纳多出生于简陋的距离镇子两千米以外的小山村安奇亚诺村的农舍中。

不知出于什么原因，祖父并未给达·芬奇请保姆或是奶妈，而是由卡泰丽娜亲自抚养。于是，感情在这对母子中悄然生长，牙牙学语的达·芬奇总是蹒跚地追着卡泰丽娜喊着“妈妈”。但是在达·芬奇出生一年后，卡泰丽娜和一名有着“阿卡塔布里加”（意为“惹是生非的人”）绰号的烧石灰工结了婚，这对于卡泰丽娜或许是一件幸事，但对于幼小的达·芬奇而言，无疑是一场灾难。我们可以想象，一直在达·芬奇身边的母亲突然间成了别人的妻子，她怀抱着的不再是自己，这让年幼的达·芬奇陷入了迷茫和困惑。虽然卡泰丽娜依然在达·芬奇的童年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达·芬奇开始逐渐意识到自己私生子的身份，

这对于一个孩子而言无疑是残忍和痛苦的。即使在成人后，达·芬奇依旧在笔记中写道：“告诉我过去是怎么回事，你可以告诉我那位卡泰丽娜想干什么。”在达·芬奇的笔记中，他把母亲称为“那位卡泰丽娜”，把父亲称为“塞尔·皮耶罗，我的父亲”，一个是不愿提及的明显的伤害，一个是掩藏得更深的，用过度的尊敬掩饰的伤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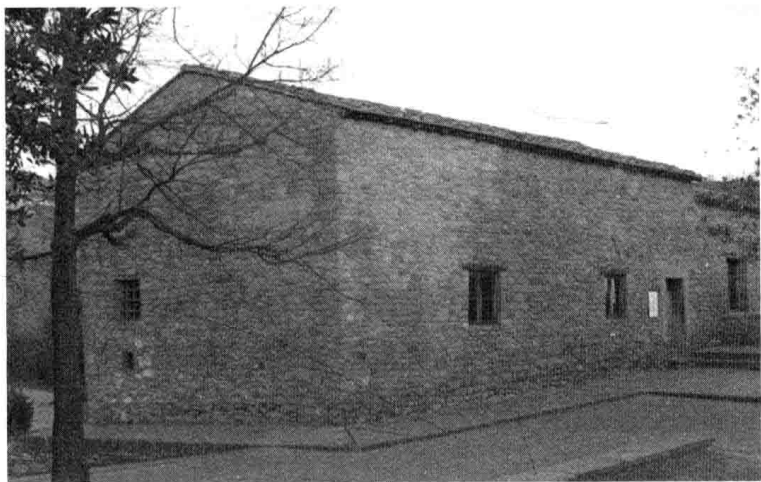
于是，在达·芬奇的童年中，一面是野心勃勃又陌生疏远的父亲，一面是再嫁并陆续生育了五个孩子的母亲，达·芬奇只能在这样的夹缝中孤独而坚强地成长。

## 孤独的童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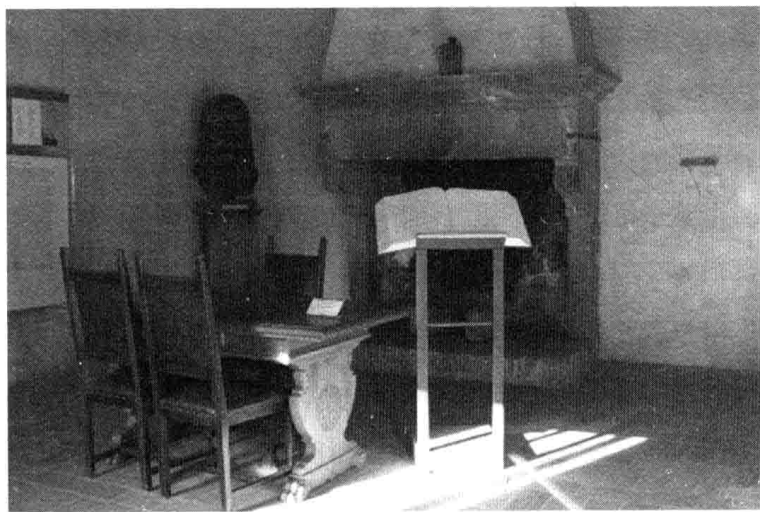
在14岁以前，达·芬奇生活在乡下，穿梭于祖父安东尼奥和母亲卡泰丽娜之间，游荡在乡村的山谷、森林和溪流之中，和其他乡下男孩一样好动而顽皮，不同的是他多了些好奇、多了些思考，也多了些缺少父爱和母爱的孤独。

在意大利，橄榄油是比葡萄酒更具代表性的农产品，可以用作灯油、润滑剂，还可以入药，是每家不可或缺的东西，也是芬奇镇的经济支柱之一。在芬奇镇上，有一间名为多奇亚的橄榄油磨坊，在笨重石磨一圈圈的碾压中，绿色而黏稠的橄榄油倾泻而出。这里是达·芬奇童年的乐园之一，他踩着湿滑的地面，穿梭在巨大的石磨间，对那个碾压的机器十分好奇。众所周知，达·芬奇在绘画颜料方面颇有研究，而在当时，人们最常使用的油画颜料是亚麻籽和胡桃，其制造程序和橄榄油大同小异，正是童年时在磨坊里的经历使得达·芬奇在颜料方面不断追求卓越。与此同时，磨坊的压榨机也启蒙了达·芬奇对机械好奇和热爱的心。当时的磨坊不是用电驱动，而是用水或者畜力，在达·芬奇后来的手稿中我们发现了多奇亚磨坊中压榨机的素描，并且在这幅素描旁，达·芬奇还设计了一个更为复杂的水力颜料研磨机。

祖父渐渐年迈，母亲有了婚生子，父亲常年在佛罗伦萨的高贵家庭中，我们无法想象年幼的达·芬奇内心的孤独，他独自一人奔跑在乡间的路上，尘土飞扬。于是，动物渐渐成了他生命中重要的一部分，带给他无限温暖。在芬奇镇的上空，在阿尔巴诺山的气流中，常有鸢展翅翱



达·芬奇故居



达·芬奇故居室内陈设

翔，它们的翅膀坚挺有力，从高空俯冲下来，带着坚定的目光和锋利的爪子。在达·芬奇的笔记中，曾经记录了鸢的飞翔，他对鸢如此热爱，以至于这样写道：“当我还在摇篮里时，一只鸢向我飞了过来，用它的尾巴敲开我的口，在我嘴唇之间拍打了多次。”这显然是一个幻想，但我们仍能看出达·芬奇对这种鸟类的热爱。著名心理学家弗洛伊德把达·芬奇的这个幻想解释成了达·芬奇潜意识中对母亲的感情，他认为鸢把尾巴放进婴儿的嘴中代表了达·芬奇对哺乳的记忆：“这个幻想所揭示的正是吸奶的记忆——或者是喂奶的记忆。这是人类最美丽的场景。像很多美术家一样，他要用画笔来描绘。”当然，这只是弗洛伊德的看法。但是无论如何，鸟类在达·芬奇的一生中有着重要的地位。童年时，达·芬奇便会在经过卖鸟的地方时把笼子里的鸟儿买回来放生；成年后，他不仅研究鸟类那样的飞翔；希望借此实现人类飞翔的梦想，他的很多画作中也有着鸟类的痕迹：他会把天使的翅膀画成鸟类的短促有力的翅膀，在绘制《丽达与天鹅》这个素材时，他还把构图做成鸟类的形状。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1856—1939)

奥地利心理学家、精神分析学家。精神分析学的创始人，提出了“潜意识”“自我”“本我”“超我”和“俄狄浦斯情结”等概念。写过论文《列奥纳多·达·芬奇和他童年的一个记忆》。



除此之外，达·芬奇还亲自养狗、养猫、养马，他没有把这些动物看作宠物，而是把它们看作最亲近的朋友，他观察它们、欣赏它们、爱它们，在达·芬奇的绘画中，我们时常可以看见它们的身影。也许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达·芬奇就养成了观察的好习惯，在他的绘画中，动物永远都是栩栩如生的样子。当然，作为一个孩子，达·芬奇偶尔也会恶作剧，他曾经在蜥蜴身上粘上翅膀、触角和胡须，还用它吓唬朋友。有时，达·芬奇也会从这些动物的行为中思考问题，例如，他写过一段关于狗的话：

动物的排泄物总是保留一些所吃原物的汁液……

狗类的嗅觉灵敏，它们能用鼻子判断残留在粪便中的